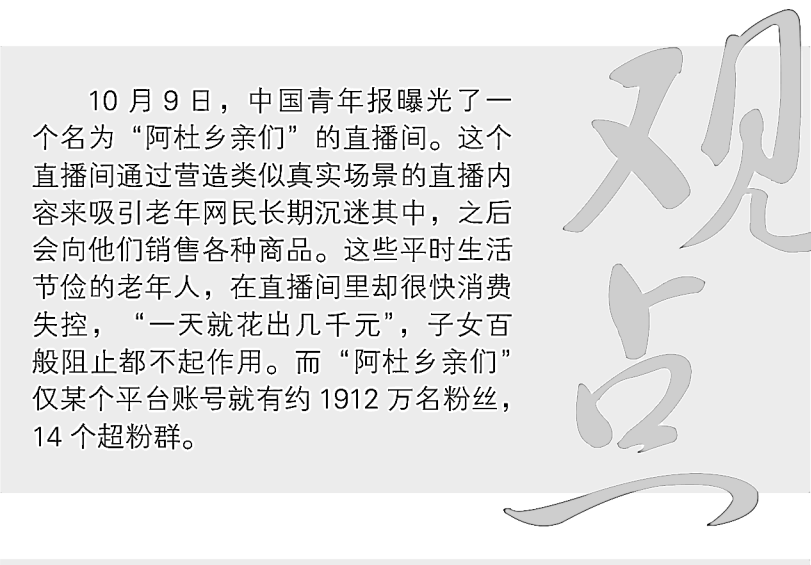


老年人全面入网 保护措施亟待完善



陷入直播间的老人,背后是被漠视的情感需求

沉迷网络是老龄化社会遇到的新问题。每一个时代都有媒介过度依赖的情况,上一代老人更爱看电视,因为他们不会玩手机。如今沉迷直播间的老人大多 60~70 岁,他们身体健康没有失能、会操作智能化手机、有一定经济基础,不用为生活奔波。这是一种社会现象,关键在于度。

陷入直播间的老人,背后是被漠视的情感需求。在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中,老年人很容易被视作一个“工具人”,带娃、做清洁、买菜做饭,子女对他们的关心往往体现在身体健康方面,对于情感需求的关注则较为匮乏。老年人满足自身情感需求的能力也存在非常大的差异:一些老年人善于组建“朋友圈”,老年生活相对丰富;而另外一些老年人可能面临熟人相继离世,“朋友圈”不得已逐渐萎缩的状况。

一个健康的人,总是希望跟他

人、跟周围的世界有一定的联接,当缺乏这种联接的时候孤独感就会涌上来,而观看短视频的过程中,个体貌似能和“他人”产生一定意义上的暂时性联接。在购物或打赏的过程中,老年人会在某种程度上获得对这种关系的控制感。

精神文化需求是一种不可或缺、长期持续的需求,有空缺,就需要内容来填补。由此也启示我们思考,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是否可以更好抵达老年群体。比如,能否把老年大学课程搬进农村、社区,让更多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学习、充电?能否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机构,开展更为丰富的老年社团活动?能否组织丰富多彩的老年志愿服务项目,吸引老年人服务社会、发挥价值?

推出更多适老化文化服务,丰富老年人的日常生活、精神世界,才能真正实现老有所乐。

老年群体成为互联网错误、危险信息的猎物

法律有明文对未成年人进行保护,比如若未成年人在网络游戏中进行了非理性消费,其父母可以申请退款,但对痴迷“阿杜乡亲们”直播间的老人们,并没有相关法律法规对他们进行专门的保护。

事实上,仅就网络世界的辨别能力而言,我们父母一辈的老人,甚至还不如很多现在的未成年人,数字鸿沟面前,他们中的很多人是比未成年人更弱的弱者,也需要专门的保护。这其实已经不是短视频时代的新问题,而是长期以来的老问题。只不过,以前是靠推销员“拉近乎”“送便宜”给老人洗脑,现在通过声情并茂的直播故事来做同样的事情,主播知道用什么情景、形式、话术去刺激观众,让人沉醉其中,效率不知道提高了多少倍,受害人群也更多。

有人建议建立像青少年模式一样的老年人模式,通过强制的方式令老年人戒断这类网瘾,也有人建议对相关直播间进行严打处理。但这些方式都只能解老年人的一时之困,无法应对我们父母或者我们自己老年后所面

临的根本性问题。

随着老龄化趋势的延伸,整个社会正在面对老年人群体全面入网的巨大挑战。技术的快速更迭、数字素养的缺失、老年生活的孤独和隔离,正使老年群体不可避免地成为互联网错误、危险信息的猎物,这不只是中国的问题,也是全球社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。

国外一项研究发现,“在 Facebook 上 65 岁以上用户分享的假新闻数量,几乎是最年轻群体的七倍。

老年人全面入网之后,该如何保护我们的老父母?这是一个理应被提上日程但却尚未被高度重视的严峻课题。是通过全社会性的老年人数字教育加以解决?建立保护老年人的特有互联网机制?引入算法与 AI 加强对老年人的保护?还是通过特别的立法?

无论如何,相关综合解决方案的讨论都理应尽快提上日程,因为这不只是保护我们的父母,也是保护未来的我们自己。

综合新京报、人民日报评论等(谄路 整理)

婚礼用奶茶“敬酒”也是一场移风易俗

□ 堂吉伟德

中巴当婚车,端着珍珠奶茶敬亲友,不用伴郎伴娘,组成临时乐队把婚礼办成音乐现场……日前,有媒体报道,年轻人的创意婚礼形式越来越多元。这样的婚礼,不仅得到了亲友的好评,也让新人本人和不少宾客都感觉到了轻松。

在传统习俗中,婚庆历来是酒桌文化的重要构成和载体。无酒不成席的传统民俗,使得喝喜酒成为一种标配,除了新郎喝得酩酊大醉,因酒误事外,饮酒过多而出现一系列意外事故更是屡见不鲜。更重要的是,随着酒文化的泛滥,所用酒水也变得越来越高档,对酒席的高档化和奢侈化形成了推波助澜之势,成为移风易俗的重大障碍。

这届年轻人在婚礼上用奶茶“敬酒”,是对婚俗的整顿并重构新的婚礼文化,值得提倡和鼓励。一方面,用奶茶“敬酒”彰显了年轻人鲜明的个性和群体特点,在把选择权交给自己的同时,给传统的婚俗带来了清新之风。都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点,年轻人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敬意,避免了饮酒过度的伤害,不失为一种有力的改革。另一方面,用奶茶“敬酒”对移风易俗具有极强的推动力,让外界看到创新举动各种利好后,有助于更好的普及与推广。从实践上看,用奶茶“敬酒”不仅更经济实惠,

也更安全文明,由此规避了“酒桌文化”中的强迫喝酒等不良风气,也让婚礼氛围变得更轻松随意和欢快。

事实上,年轻人对婚礼的整顿并不仅限于此,比如针对婚宴档次的提高,份子钱的水涨船高,50.2%的受访青年认为应勇于向高额礼金说“不”,拒绝情感绑架。同时在“年轻人办一场婚礼的平均花费为 17.4 万元”的巨大压力下,一场花费仅 5000 元的“极简婚礼”在社交媒体走红,很多年轻人不再追求婚车的豪华,而是租用更实惠的“公交婚车”,甚至“步行接亲”“花式接亲”等创新,以新风尚代替旧习俗,由此推动了婚俗观念的悄然变革。

当然,相比于高价彩礼、喜酒文化、礼金负担等根深蒂固的民俗,进行全面的移风易俗还任重道远,“福建莆田彩礼要 200 万”之怪象依然还牵扯着公众敏感的神经。对此各地纷纷出台了倡导性制度,以社会自治为特征的村规民约也推陈出新,呈现出新风尚与旧习俗相互交织的态势。移风易俗是一场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,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努力,年轻人作为改革创新的新生代和主力军,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去改变整个社会,从新构建新的社会风气,并呈现出“积跬步,至千里”的可喜态势,让人看到了更为光明的前景与未来。

遏制住院率过高需开综合药方

□ 王 琦

据媒体报道,在国家医保局召开的 DRG2.0 版分组方案解读活动的网络直播中,一位相关负责人直言,“在我国平均住院率超过 20%,职工医保的退休人员住院率接近 50%,即每两个退休人员,就有一个人要住院治疗。这个比例可能确实太高了。”

我国平均住院率超过 20%,这一数字相较于国际平均住院率的 12%到 15%显得异常突出,在个别城市或地区,住院率已突破 30%。这一现象的出现,不仅反映了我国医疗体系面临的挑战,也引发了关于医疗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成本的深思。

要遏制住院率过高的趋势,首先需要深入了解其背后的多重原因。一方面,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使得慢性疾病的发病率上升,老年人群体对医疗服务的需求自然增加。另一方面,医院规模的快速扩张和“床位建一张、就用一张”的现状,也在无形中推动了住院率的上升。此外,门诊统筹的疲软,使得一些本应在门诊解决的小病也转化为住院治疗,进一步加剧了住院率的攀升。

值得注意的是,以提升医保资金使用率为初衷的 DRG/DIP 改革,竟也成了高住院率的“推手”之一。这一改革原本旨在通过更加精细化的管理,提高

医保资金的使用效率,但在实际操作中,却可能因种种因素导致住院率的“非正常上涨”。这无疑提醒我们,任何改革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,及时调整和完善。

遏制住院率过高,必须开出综合药方。首先,应加强门诊服务的建设,提高门诊统筹的效能,确保小病能够在门诊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,减少不必要的住院。其次,应优化医疗资源的配置,避免过度扩张医院规模,根据实际需求合理规划床位数量。同时,对于 DRG/DIP 等改革措施,需要深入评估其对住院率的影响,及时调整政策方向,确保其发挥正面效应。

此外,公众的健康教育也不容忽视。通过提升公众的健康意识和自我保健能力,可以减少部分非必要的医疗需求,从而降低住院率。同时,加强医患沟通,确保患者能够在医生的指导下做出合理的医疗选择。

从更宏观的角度看,医疗体系的改革需要政府、医疗机构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。政府应制定合理的医疗政策,引导医疗资源的高效利用;医疗机构应提升服务质量,减少不必要的医疗行为;社会各界,包括媒体和公众,应加强对医疗体系的监督和理解,共同推动医疗体系的健康发展。